

輔仁學誌第八卷第一期抽印本 廿八年六月



崇禎帝之撤像及信仰

地山吾師教正

學生  
牟

潤

孫呈

269  
8160



## 崇禎帝之撤像及信仰

牟潤孫

- 一、撤像與毀像
- 二、徐文定勸教說
- 三、撤像之年
- 四、撤像之地
- 五、皇子之死
- 六、諸像遷回
- 七、餘論

曩余編徐文定公年譜，以教史有明毅宗毀佛像之說，烈皇小識更謂毅宗初年奉天主教，毀像之請出於文定。余以羣書考之，知教史所記與史實略有出入，小識之說則尚有因。曾以語德禮賢司鐸，德司鐸頗然余說。去年獲見楊丙辰君新譯德人魏特撰湯若望傳，亦載毅宗撤宮中偶像事，足與余說印證。遂就撤像與毅宗信仰問題，略事探討，而例非年譜所能容，因別錄如左，以供研究教史者之參考。

德司鐸返羅馬數年，無從質正。余爲文定年譜，吾友向覺明先生促之最力，助之最多。自覺明遊歐，年譜迄未定稿。草此文竟，不禁感慨繫之矣！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牟潤孫識於注史齋。



## 一、撤像與毀像

聖教史略十二載湯若望於崇禎十三年(西一六四〇)進三王來朝塑像，上書勸毅宗信教，繼云：「皇上因左右不乏奉教之人，已習聞其說，閱若望奏本，頗為心動。雖未能毅然信從，而於聖教之真正，異端之無根，固已灼有所見。有一事可證，時有以軍餉乏絕告急者，皇上即命將宮中多年供奉之金銀佛像悉數搗毀，以充兵餉。遠近聞傳，崇禎皇上棄絕異端，要奉天主教了。」

烈皇小識六亦謂毅宗毀宮內佛像。且云：「凡皈依其教者，先問汝家有魔鬼否？有，則取來。魔鬼即佛也。天主殿前有青石幢一，大石池一。取佛像至，即于幢上撞碎佛頭及手，擲棄池中。」文秉蓋以天主教不拜偶像，證明毅宗之毀像為信奉天主教。然考之酌中志及崇禎遺錄，則咸云撤像。即魏特撰湯若望傳，亦謂毅宗將佛像搬出殿外而已。

崇禎宮詞詠清宮撤像云：「靈威全憑一念生，先於明詔去乾清。寶雲高擁蓮花座，依然行踪有樂聲。」注：「乾清宮梁樑之間遍雕佛像，以累百計。一夜，殿中忽聞樂聲鏘鳴自內而出，望西而去。三日後，奉旨撤像，置於外之寺院。」宮詞為王譽昌著，吳理注。王與友善，所詠明宮遺事同聞之於明太監錢守俊。其史料價值僅下酌中志一籌耳。所云奉旨撤像置於外寺院，蓋為可信。

釋道忞北遊集，記清世祖之言曰：「崇禎帝不信有佛法，將宮中果葉所崇事像設，命人使麻繩鐵索拴曳而出。」是清世祖所聞者亦為撤像也。湯若望傳更有搬回佛像之記事，如為搗毀，安得搬回。教史殆沿所據史料之說，而文

秉則據宮外傳聞，自難得實。

至謂毀像以充兵餉，其說亦非無因。烈皇小識六謂毅宗將內庫歷朝諸銅器，盡發寶源局鑄錢。銅器可鑄錢，銅佛自可鑄錢，況毅宗之撤像，既有多次，亦難保無一次之搗毀也。

## 二、徐文定勸教說

烈皇小識六云：「上初年崇奉天主教。上海(徐文定公)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進天主之說，將宮內供養諸銅像，盡行毀碎。」遍讀徐文定集庖言諸書，未見有勸毅宗信教毀像之疏，豈曾面陳，而未見於奏牘歟？

崇禎宮詞詠玉皇殿撤像事云：「赫濯聲靈果駭聞。引愆心許六宮分，清香一柱殷勤祝，半是君王懺悔文。」注：「內玉皇殿永樂時建。有旨撤像，內侍啟鑰而入，大聲陡發，震倒像前供桌，飛塵滿室，相顧駭愕，莫敢執奏。像重甚，不可動搖，遂用巨絙拽之下座。時內殿諸像並毀斥，蓋起於禮部尚書徐光啟之疏，光啟奉泰西氏之教，以闢佛老，而上聽之也。既而后知撤像時靈異，言於上，上深悔之。而宮眷之持齋禮誦，較盛於前矣。」

詩注亦謂緣於文定公之疏，與烈皇小識說合。上深悔之云云，當是其子慈煥死後事。靈異之說，亦必太監捏造。

湯若望傳云：「湯若望和他的同人，實在懷有獲得皇帝入教的希望。因為這位皇帝確係具有種種善良性質，他的才智和他德性底堅定，從一位中國帝王方面看，很有可觀，很不輕微。他不是已經多次令人把偶像由殿中搬出，甚至命人毀滅寺廟的麼？當時許多人都相信皇帝是曾經保祿博士暗中密授以基督教之教義。」使文定確有毀像之奏



，若望不當不知，而不能僅云人相信其暗授教義也。毅宗此舉，出於文定之請，固極可能；而據今日所見史料，猶不能指實。

湯若望傳又云：「若望自然乘機會利用其他的中間人，向皇帝施以宗教之影響。在他向皇帝所上的意見書，與請願書中，也曾隨時隨地注入與教會有利的言詞。皇帝曾多次令人由殿中把偶像去掉，也會是若望努力的效果。」則此事果出於何人？若望傳亦未能確指之也。

### 三、撤像之年

崇禎遺錄云：「崇禎六年，（西一六三三）乾清宮隆德殿所供神佛銅佛，盡移於朝天宮大隆善寺。」日下舊聞四曾引之。崇禎遺錄爲王崑繩父王世德著，世德明季官錦衣衛指揮僉事，多接中官，說自可信。乾清宮撤像之說，亦與崇禎宮詞合，然檢酌中志，則撤像之年稍有違異。

酌中志十七云：「隆德殿舊名立極寶殿，供三清上帝諸尊神。崇禎五年（西一六三二）九月內，將諸像移送朝天宮安藏。六年四月十五日更名中正殿。」

又云：「坤寧之後，則宮後苑也，欽安殿在焉。供安玄天大帝之所。有門曰天一之門。殿之東西有足跡二，相傳世廟時，兩宮回祿之變，玄帝曾立此默爲救火，其靈跡顯佑云。崇禎五年秋，隆德殿英華殿諸像，俱送至朝天宮大隆善等寺安藏；惟此殿聖像不動。」

一云崇禎六年，一云崇禎五年。酌中志著者劉若愚爲明中官，給事掖庭，所記較可信。王世德明亡後，遁跡江

南，晚始著書。故吾人寧取劉說。二書雖有一年之差，而以撤像由於文定之說推之，文定卒於崇禎十年十月，二書所記皆在其卒之前，自皆可通。若聖教史略記其事於崇禎十三年，則其時文定久卒，何來撤像由於文定之說。

物理小識十二異像條云：「崇禎辛巳，曾同姜如須過後湖，入一菴。後殿封鐺，具施乃開，皆裸佛交構形，凡數百尊。守者曰：天地父母前年大內發出者。其像皆女坐男身，有三頭六臂者，足下皆踏裸男女，黑人背而疊之。」辛巳爲崇禎十四年（西一六四一），前年爲十二年（西一六三九），然酌中志之說，自非此說所能搖動，或方以智所見之歡喜佛像，十二年始移出耳。

### 四、撤像之地

酌中志十六云：「番經廠習念西方梵唄經咒。像中英華殿所供西番佛像，皆陳設近侍司其香火。萬歷時每遇八月中旬神廟萬壽神節，番經廠雖在英華殿，然地方狹隘，于隆德殿大門之內，跳步叱而誦梵唄者十餘人。」

又云：「道經廠演習玄教諸品經懺，凡建醮做好事，亦於隆德欽安等殿張掛幡榜，穿羽流服色。而雲璈清雅，儼若仙音。……萬歷二十六年（西一五九八）鼎建乾清坤寧兩宮，至三十一年（西一六〇三）工始告成。勅正一嗣教真人張國祥率領道侶數十員，於乾清宮大殿，建黃籙大醮若干日。」

毅宗撤像之地，爲玉皇殿，英華殿，隆德殿，乾清宮，皆萬歷以來建醮誦經之所。毅宗撤其像，則其時不建醮誦經可知。

朝天宮元天師府，帝京景物略一春明夢餘錄六六皆載之。據宸垣識略，在阜城門內朝天宮街，道觀也。今宮門



口，東西廊下，皆其遺址。

隆善寺元崇國寺，今稱護國寺。帝京景物略「春明夢餘錄」六亦載之佛寺也。釋道之像咸撤去，其時毅宗不信偶像亦可知。

## 五、皇子之死

烈皇小識六既述毅宗毀佛像，繼云：「悼靈王病篤，上臨視之。王指九蓮華娘娘現立空中，歷數毀壞三寶之罪，及苛求武清云云。言訖而薨。上大驚懼，極力挽回，亦無及矣。」崇禎朝遺事三所載與小識同。悼靈王名慈煥，毅宗第五子，田貴妃所生，卒于崇禎十三年庚辰。九蓮華娘娘神宗母李太后也，信佛最篤。明史一二慈煥傳謂太后好佛，宮中像作九蓮座，故號九蓮菩薩。武清者，李后父李偉封號。崇禎時，嗣侯者爲其孫銘誠。

玉堂薈記一云：「上嘗與韓城言及財用匱乏。韓城對以外則鄉紳，內則戚畹；在鄉紳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爲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冉萬二駟馬，各一萬，而周田等近親不與焉。此旨間有鈔傳，復嚴禁之。李氏殊不在意，而膏之日急。武清死，復及其子國安，提家人追比，久之，國安亦死，而追比未已。周嘉定，上疏爲言，又奉嚴旨。於是李氏盡鬻所有，房無人售，則拆毀賣之。是時戚畹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薨，遂造爲九蓮菩薩下降之言。……言皇五子見菩薩來，甚怪上之薄情，不念先世親屬云云。又言如不從此改過，將來殤折不止一人，還都要喚去。大都上未嘗至皇五子病所，皆諸人撰造，節次遣人傳報。上大懼，於是傳諭停止追比，復武清侯爵，而皇五子竟薨。」

韓成薛國觀。嘉定指毅宗周后父周奎。思陵典禮記二亦載此事，殆即採自薈記。明史李偉傳謂時銘誠已卒，子國瑞當嗣爵，其庶兄國臣與爭產，言父遺貲四十萬，願輸以佐軍興。是國安乃國瑞之謬。九蓮華娘娘下降之說，薈記謂宮人撰造，明史李偉傳謂或云中人構乳媼教皇五子言之，其虛妄可知，且更無關於撤像。文秉反對公教，從而爲誣妄之詞，殊乖史筆。崇禎宮詞詠此事云：「戚臣輸餉紛難解。愛子罹殃痛自深。傳得九蓮菩薩意，片言容易轉天心」注與玉堂薈記同。錢守俊爲明宮監，如撰造之說果涉及撤像，不能不記也。

雖然，慈煥之死，影響於毅宗之信仰頗巨。玉堂薈記三云：「庚辰秋，上傳諭欲素食終身，以聖母早崩，不及養故也。此殆託言，或別有所感而爲之也」。思陵典禮記二云：「皇五子慈煥，卒于庚辰七月初五日，年甫五齡，卒時言休咎事甚異，上痛念之」。又云：「崇禎庚辰七月，上因皇五子臨歿之言，遂長齋，純用布素，諸臣乞用葷不聽」。玉堂薈記謂其別有所感是也。崇禎宮詞詠之云：「清齋持錦膳燈前，九釘還教減御筵。從此福緣應更結，且分天祿祝長年」。注：「皇五子薨，田貴妃遂茹素焚修，上亦爲之減膳，於宮中大作齋醮，蓋自是皇情少憚豫矣」。減膳與素食稍異，既形之奏牘，素食之說較真。素食修福，釋道皆有其說，而毅宗行之，蓋其信仰由是頓異矣。玉堂薈記二載毅宗遣羽流於南城建醮，與后妃密往行禮，爲接本之部僚窺見。就宮詞注大作齋醮說推之，恐非子虛。證以中正殿之復像，當在庚辰七月後。

思陵典禮記二云：「庚辰十一月十二日，上諭：皇五子悼靈王追贈爲孺孝悼靈王，通玄顯應真君。禮部疏奏：歷稽職掌所載，冊封典禮皆有王號，而無道號，蓋王號以世法垂儀，道號以神道設教。玄威靈通實不可思議之事。……臣等禮官也，禮所行者，自當恪遵，若未經行，亦不敢輕自詭隨。萬一好異者以臣部爲嚆矢，而循常者復以臣



部爲射的，則臣等之罪大矣。上允其議，改封爲王」。山書載此與典禮記同。

毅宗痛悼過情，竟欲以道號封其子。所謂通玄顯應，殆即指九蓮菩薩降語，禮部謂爲不可思議，是亦不信之耳。明史慈煥傳謂十六年十二月改（西一六四三）封寧顯慈應悼靈王，去眞君號，固未全聽禮部議也。崇禎宮詞詠此事有象一宮中侍帝君之句，則當時宮中必有慈煥仙去說。

## 六、諸像遷回

湯若望傳云：「宮庭中，有一座用湯若望和羅雅谷製造的天文儀器所組織而爲內官所管的天文台」。

又云：「一千六百四十一年（崇禎十四年），皇帝令人把那些以前已搬出殿外的偶像，又搬回殿中。上面所說的宮中天文台位置就在陳列這些偶像的大廳前面。爲奉這些偶像入殿，就不得不把天文儀器移到旁邊」。

宮內原有靈台，以習天文之太監掌之，見酌中志十六及京師坊巷志。湯若望所謂管天文台之內官，當即其人。

崇禎七年（西一六三四）李天經會進星晷，日晷，及窺筒。崇禎十年（西一六三七）復進星球一座。奉旨入西安門，經玄武門，赴中正殿安置。李天經覆奏云：「臣謹于是日同兩遠臣督率各官備恭詣中正殿，相度方向，如法安置」。治曆緣起載李天經進器諸疏甚詳。湯傳所謂宮中天文台在中正殿無疑。中正殿原名隆德殿，崇禎五年撤像。湯傳謂一六三四年（崇禎七年）湯若望與羅雅谷入宮安置天文儀器，考之治曆緣起，當爲十年之誤。

酌中志既記隆德殿撤像改名，復云：「十三年秋（西一六四〇），殿復安聖像如前，蓋體祖宗以來神道設教之意也」。與湯傳所記雖有一年之差，而可證復像非虛；更可證慈煥既死，毅宗信仰因之變易。崇禎宮詞謂其深悔，可

於復像見之矣。

## 七、餘論

明史二六六陳良謨傳云：「陳良謨字士亮，鄞人。崇禎四年（西一六三一）進士，授大理推官。初名天工，莊烈帝慶事上帝，詔羣臣名天者悉改之，乃改良謨」。今進士題名碑猶作天工，則陳氏改名當在成進士後，其時文定正晉用。小識謂毅宗初年崇奉天主教，文定以天主之說進，不爲無見。以撤像一事推之，毅宗雖未奉教，實已得聞天主教義，即禁以天爲名，亦未可以宋政和中禁人以龍天君帝爲名一例視之也。

崇禎遺錄云：「八年（西一六三五）大旱以風，上齋戒修省曰：皇天不言，以象示教。詣中政殿丹墀墀日中跪禱，（原注：中政殿在大內，外人不知）次日風息雨霽。上御中左門，諭諸臣曰：雖得雨，而禾苗多損，惟反躬修己，誠心愛民，庶可挽回天意」。按八年中正殿所祀三清上帝諸像已撤，而毅宗猶於其處禱天，與前此詔羣臣悉改天名，及十三年後之建醮相對照，頗足發人深思。禱天之舉，何代蔑有，未可即解爲教徒之祈禱，而其時毅宗之不信偶像，則可斷言。既以慈煥死而建醮焚修，則遷回中正殿諸像更爲必然之舉。

湯若望傳引湯若望回憶錄，於李自成之入京師，頗爲憤惜。以爲使非毅宗殉國，其領洗奉教乃旦夕間事。實則崇禎十三年前，毅宗尚有奉教之可能，十三年後，則悉反前之所爲，去天主教愈遠。縱不遭李自成之禍，亦難期其爲信徒矣。

昔李清撰諸史同異錄，已收入四庫全書，後發見其中有順治帝與崇禎帝四事相同一條，認爲悖妄，將李清所撰



各書盡行撤出。並將辦理四庫全書之皇子大臣，總纂總校等，嚴加議處。今觀毅宗之撤像復像，其信仰之先後改變亦與清世祖相同，至可異也。

269  
8160